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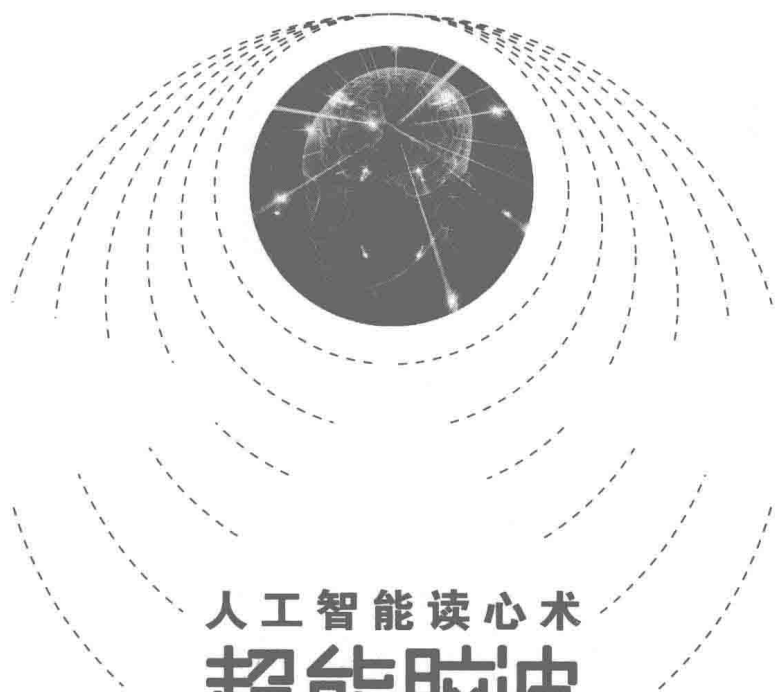


何大江 著

人工 智能 读 心 术

超能脑波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人工智能读心术
超能脑波

何大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超能脑波 / 何大江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9

ISBN 978-7-5502-8303-9

I. ①超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85316号

超能脑波

作者: 何大江

监制: 王传先

产品经理: 罗静

责任编辑: 牛炜征

特约编辑: 刘青丽

封面设计: 尚书堂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19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15.5印张

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8303-9

定价: 38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336

引子

读心第一定律

读心如读书。——司空炬

读心补充定律

读心如读书，但人是活的。——桑中平

读心第二定律

无障碍的读心，是灾难性的。就像互联网上的电脑，若无防护程序，将很快因病毒入侵而瘫痪。故人心不可窥测，人性不可考验。——王是非

读心第三定律

读心平台必须有防护机制，读心术只能用于造福世界。——王是非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引子

上卷

- 第一章 赌局 / 003
- 第二章 林那事件 / 006
- 第三章 大师养成记 / 016
- 第四章 星星的孩子 / 026
- 第五章 墙画 / 031
- 第六章 幻声 / 040
- 第七章 脑电波史 / 051
- 第八章 视频 / 057

中卷

- 第九章 狮身之蚤 / 063
- 第十章 星月在天 / 06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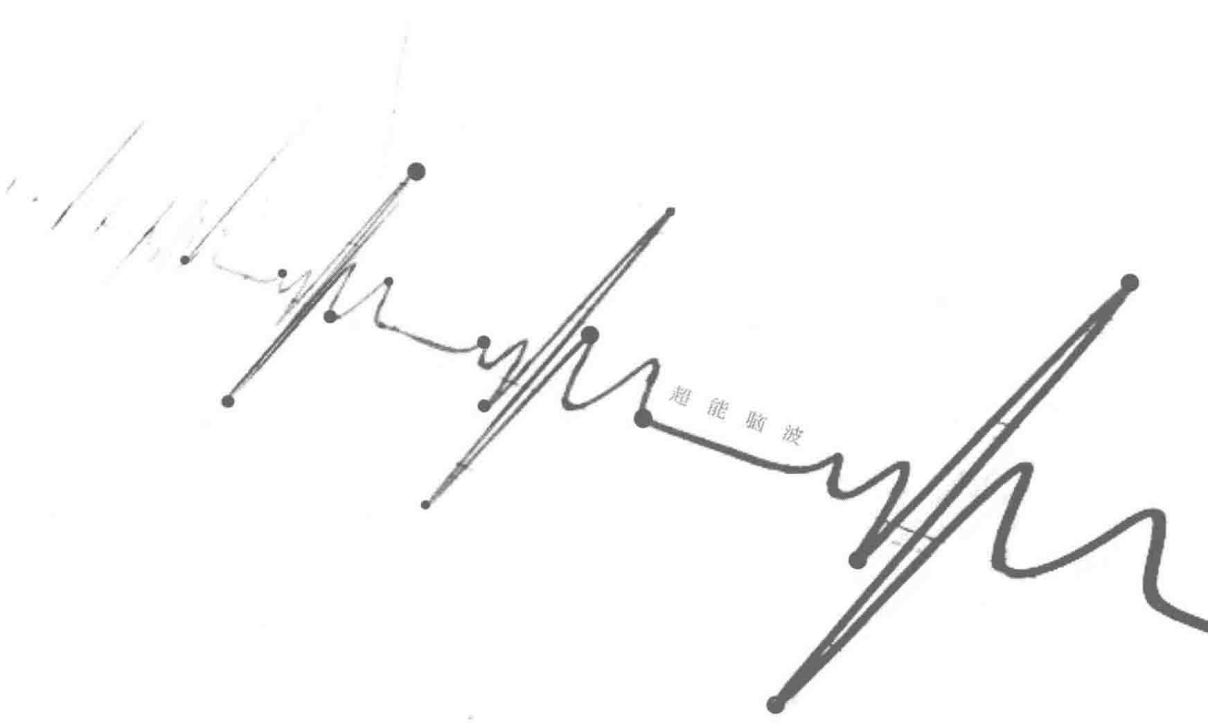
C O N T E N T S

- 第十一章 山中 / 076
第十二章 弹哥 / 084
第十三章 重逢 / 090
第十四章 合作 / 102
第十五章 军方项目 / 108
第十六章 海外融资 / 122
第十七章 脑电波受害者 / 127
第十八章 记者之死 / 139
第十九章 还债 / 144
第二十章 舞蹈的刀 / 149
第二十一章 羌寨 / 157
第二十二章 常青陵 / 165
第二十三章 逃亡 / 176
第二十四章 哑巴 / 185

下卷

- 第二十五章 灵魂驻波 / 195
第二十六章 脑波遥控枪 / 206
第二十七章 “捞波”工程 / 215
第二十八章 超级大脑芯片 / 219
第二十九章 解密 / 224
尾声 / 233

上卷



第一章



赌局

蜀都市城南，高档中式别墅区水木坊的如炬精神分析所内，坐在办公室大班桌前的分析所创始人兼首席精神分析师司空炬博士，正在回味着发生在半个月前的那场传奇战役。这是让人扬名立万的一战，被媒体称作“林那事件”，但林那不过是一个配角，真正的主角或者说英雄是司空炬——如果用英文的 Hero 来表述的话，便可二者兼顾。

一战成名的司空炬，被冠以“催眠大师”的称号。事件的种种细节，被各种文章津津乐道，人们疯狂地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中刷屏，司空炬长期霸占微博“热门话题”的头条位置。十来天里，如炬精神分析所公众号的订阅者从 350 人涨到了 4500 多人；而司空炬原本只有 8 万多粉丝的个人微博，经此一役，暴涨到了 987 万——这是微博大 V 薛蛮子曾经引以为自豪、对守门保安夸耀的数字。

此时，司空炬右手点着鼠标，刷新着微博，翻阅着粉丝的留言；左手从一旁的工夫茶具上端起了女助理小青刚泡好的金骏眉，抿了一口那金黄色的茶汤，品味其喉韵，眼前似乎浮现出了茂密的高山野生茶树林。

突然，司空炬被电脑屏幕右上角新跳出的一个微博转发提醒吸引了目光。他自从出名之后，每天一打开微博，右上角的消息通知便会不断提示，又有了多少增长的粉丝、点赞、评论和转发。司空炬新鲜了几天之后就不胜其烦，把批阅微博的事交给了小青，自己不过闲暇时浏览一下，体味一下突然间名满天下的感觉。

这一天，他为什么要点开那条微博，并且很冲动地回复？多年以后，当司空炬回忆起这一刻时，曾用过诸如“手欠”“天意”“缘分”等一类词来形容。他也有一种自以为比较客观的说法：作为一个名声上的暴发户，自己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当名人。

挑战来自一个名为“格格”的微博账号，那是一条长微博：

司空博士，我是因为“林那事件”才开始关注您的。听说过您的传奇故事后，才知道您是全中国最为出名的催眠大师。听说没有您催眠不了的人，也没有您治不了的心理病症。但以我的经验来看，凡是红到极致、被吹到天上的，很有可能是假冒伪劣货。比如2012年在微博上被揭穿的那个天才作家——他曾经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宠儿，被不少媒体和大V捧为“最大的希望”“最后的王牌”。但是，当方舟子说出“这个皇帝其实并没穿衣服”之后，人们才发现，不仅这个“天才”是傻X，把他捧上神坛的媒体和大V也都变成了傻X。

因为有这样的经验，请容许我对您的神奇给予合理的怀疑。为了让我的怀疑更为合理，我愿意投下1000万元人民币的赌注设下一个赌局。

特别注明：这场赌局不是对等的，您不必付出1000万，只需要押上一元即可。我甚至也不要求您取下“催眠大师”的称号，如果您失败的话，您可以继续按自己原来的轨迹生活，继续享受粉丝的膜拜，并赚取高额的咨询费。我只是想知道，您那种奇异的能力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只是想知道，您到底敢不敢接受挑战。

如果您愿意，我们可以指定共同认可的中间人，将双方的款项转于其账户，并由其判定胜负，同时在微博或微信朋友圈直播对赌现场的视频。

您不用怀疑我的真诚，这不是一场恶作剧，绝对不是！如果您接受挑战，我会将自己的身份证扫描件通过私信的方式发给您。

还没读完这封挑战信，司空炬就觉得一股怒气在丹田聚集，膨胀，上蹿至心头，直冲脑门，化作一道灼热的气体从鼻腔冲了出来。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，立即转发，并写下了回复：

我接受你的挑战。尽管我和你在财富上的差距，可能如你和我在智商上的差距那样大，但我愿意在对等的条件下跟你赌。我拿不出1000万现金，赌100万吧。再附加一条：若我输，如炬精神分析所即日起关门，我退出精神分析这个行业。而你，只需要在公众面前公布真实身份即可。这样很公平吧，你敢不敢跟？！

司空炬没有丝毫的犹豫，微博写完之后略作修改，就立即按下了发送键。在电脑旁发了半个小时的呆，他突然心念一动：这个人居心叵测，而且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，我跟他或者她较什么劲啊？哪怕只是逗我玩儿，我这么容易动怒，不是显得很没有风度吗？

他动了动鼠标，唤醒了已经休眠的屏幕，想删除那条斗气的微博。但是，已经晚了。挑战者格格干脆地回应了一个字：“跟！”更有数百条转发、两千多条评论。评论多是表达“围观”之意，或以文字，或以表情；也有质疑“林那事件”真实性的人，或者支持司空炬的，大致各占五分之一；然而，不少的评论里有三个字让他无可抵赖、毫无退路，那三个字是——已截图。

第二章



林那事件

一张宽大的躺椅上铺着一整张北极熊皮，躺椅由一个斜面和一个平面构成。斜面是靠背，平面部分则很长，那意思似乎是：如果躺着不自在的话，也可以缩下身子平睡在上面。

坐在上面的年轻女子是典型的职业女性打扮：一件蕾丝 Peplum 上衣，配条五彩胶印半裙，身旁放着乌木色帆布 GG 面料的圆筒包，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是 Gucci 的 Lady Web 女包。她皮肤白皙，长发披肩，额前刘海整整齐齐，大眼睛炯炯有神。非要说美中不足的话，就是她的肤色白得近乎透明，似乎透出一层淡淡的青色，这让她看上去弱不禁风。

“你用让自己最舒适的方式躺下来就行了。在整个过程中，随时可以调整姿势。”说话的，是坐在她身后几米远的精神分析师司空炬。

女子一躺上去，躺椅的天鹅绒表面立即随着身体的曲线微微下陷，下陷之中却又略有反弹。“这种椅子叫弗洛伊德榻。你躺的这一张具有感应功能，会根据人体曲线自动调节表面曲度。”司空炬解释道，“你左手边是一个全自动控制台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调节椅位。总之，你感觉放松、舒适就好。”

是的，很放松，很舒适。深绿色的窗帘遮住了室外的强光，一盏光线柔和的落地台灯，营造出十分静谧的气氛。此时，女子已深陷在北极熊那浓密又柔软的长毛中了。

司空炬坐在她身后，这也是刻意安排的——避免目光的对视，以减轻来访者的压力。精神分析师最主要的治疗手段是诉说与倾听，让患者毫无保留地说出心中闪现的每一丝念头，好让分析师捕捉、解剖其内心隐秘，而不少患者却会因为对视着分析师的眼睛，有些话说不出口。

“先讲讲你的困扰。不要急，慢慢来。”司空炬的声调很舒缓，“在这个过程中，如果你想说点其他的，也随时可以，无论什么内容。”

司空炬瞄了一眼助理小青递来的预诊资料，大致了解了一些情况：来访者叫林那，主要症状是失眠，哪怕吃两颗思诺思，每晚也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；每天凌晨两三点睡，五六点就醒了，哪怕把绵羊都数成了羊肉串或烤全羊，还是不能再次入睡。

司空炬摊开了手中的文件夹，拿起了一支深蓝色的毕加索钢笔。他不喜欢用笔记本。因为，每次见了来访者之后，都要把会见时的记录取下来，单独为每一个来访者存档。用普通笔记本，也要把那几页撕下来。即便是用活页本，印在纸上的那一道道横杠也不适合他鬼画桃符的风格。因为，他记下来的并非是整句整句的话，而是通往来访者心结的几个关键词，或者是只有分析师自己才能看懂的符号，甚至是一团乱麻般的线条。

每次一进入工作状态，司空炬都会按下办公桌桌面下的按钮，打开隐藏在吊灯里的摄像头全程录像。视频会保存下来，以预防可能出现的纠纷，偶尔也会撷取一两段作为内部研讨的资料。这些虽然可以让助理将视频整理成文字，以减少分析师的工作量，但司空炬几乎从来不利用视频复盘，他觉得纸和笔更能保留来访者内心的情绪或意象。他的习惯是：文件夹里夹着一小叠A4打印纸，每次用过之后取下那几页即可。

“我每天吃几片安眠药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也睡得很浅，几个小时后就醒了。”那年轻女子柔声说道，仅从声调中司空炬听不出任何焦虑，“我时常怀疑自己整夜未睡，只有做了梦，我才能证明自己睡着了。”

“能睡，还是失眠，都不必过分关注，更没有必要去证明。”

“可是我就是忍不住。”

“身体上，还有其他症状吗？”

“有。我的腿废掉了。”

“怎么废掉了？”

“腿软，没有力气，麻木。大腿以下，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症状的？”

“一两年前。”

“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吗？我是说，当你发现自己腿软的那段时间，有没有感受到特别的压力？工作上的，或者感情上的？”

“没有，一切都很顺利。”

“你不是自己走进来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不仅能走，还能跑，也能打网球，一样能够快速移动。但是，激烈的对抗结束后，回到家里，两条腿似乎又瘫了。”

司空炬明白，来访者应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变，而是心理机制出了问题。

“那我们再往前追溯，在这之前发生过什么让你痛苦的事情吗？”

“追溯到什么时候呢？”

“任何时候。一直到你的童年，到你刚刚开始记事的时候。”

“那太多了，比如说小时候妈妈没给我买漂亮的文具盒。”

墙角传来了轻轻的笑声，是留下来做记录的小青发出的。靠，没控制住局面，笑场了。司空炬心里暗骂一声，却不动声色地挥挥手，示意小青离开。“当然不是那些。我指的是，能够让你回忆时觉得痛苦的，不愿意去面对的。”

“既然是我想逃避的，我肯定也回忆不起来。”

是个难缠的患者，她在商业谈判中，也一定是个厉害角色吧。司空炬的脸轻轻抽搐了一下，右颊上那道一寸多长的疤痕在暗淡的光线里跳了一下。

“没关系，像你这样的来访者数量并不少。你要放松，要把自己打开，我们才能继续。不知你缴费时有没有注意到单据上面的一句话：医生有权决定该次来访

的结束时间。”司空炬暗暗用左手的拇指掐着中指，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“这样吧，本次来访不收费，我在收据上签个字，等会儿你可以拿到前台退费。”

威胁显然起了作用，女子沉默了一小会儿，声音变得怯怯的：“那我放松吧，您不要赶我走。这些日子，我过得实在是生不如死。”

“那我们回到你的梦吧。”司空炬沉吟了一阵，才又开口，“你不是说，要做了梦才能证明自己睡着了吗？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做了些什么样的梦？”

“我总是在梦里被凄厉的叫声吓醒。”

“是谁的叫声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看不见。”

“梦里有什么画面呢？”

“看不见。”

“情节呢？”

“不记得了。”女子略作停顿，“我想睡着，可又怕睡着。”

“那是因为在梦中见到了让你害怕的东西。”司空炬说，“现在，我要试着对你进行催眠。你不必说话，当然，如果实在想说也可以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现在，你闭上眼睛，感觉自己已经陷进身下的沙发中，与它融为一体了。”

“你已经调匀了自己的呼吸，你的头皮开始放松。”

“你的脖子是不是很僵硬？现在它也放松了。”

“你的肩……”

“现在，这种舒适、温暖的感觉漫过你的胸、你的腹，到达了你的腿部，像一道缓缓流动的光。”

“这道光已经到了你的腿部，你一直很沉重的腿，开始变轻松了——”

“睡意来袭了，你的眼皮越来越沉重，已经睁不开了。”坐在一把布面转椅上的司空炬，轻轻移动到了弗洛伊德榻前，他双手合抱成球，似在发功，“现在，想象你站了起来，脚步轻盈地走了出去。”

“你推开门，向右走过楼道，下了楼，来到大厅，再来到大街上。”司空炬继续道，“现在，告诉我，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“雾蒙……蒙的，看不太清……楚……”女子的声音时断时续。她本来声音就小，现在更是气若游丝了。

“再仔细看一看。”

“黑白的……房子……树……都是黑白的……”

“没有人吗？”

“没……有……有了。”女子道，“人也是黑白的。”

“有多少人？”

“有一些小的……只有一个是大的……”

“男的，还是女的？”

“女……不……脸在变……变成了……男……男的。”

“怎么变的？”

“扭……扭动……”

“像一幅会动的画？”

女子没有接话，喉咙里却发出了咕咕的声响，手和脚开始小幅度抽搐，眼睛依然闭着。

“不用害怕，在大街上，你是安全的。”

“河……”

“街上有河水吗？”

“是。街变成了一条河，夹杂着冰块。”

“河两边还有楼房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全是冰块……楼房都变成冰块了。”

“什么样子的冰块？”

“三角形……全是锐角……”

“锐角？”

“是……尖……尖的……”女子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体。

“能描述得更详细些吗？”

“冰变成了红色的、房子一样大的冰块，像刀、像锥子。”司空炬的手轻轻地抖了一下，只听得女子继续说道，“河水也是红色的。”女子胸脯急剧起伏，眼睛依然紧闭，却大声喊了起来，“妈妈——”

“见到妈妈了？”司空炬问道。

“妈——妈——”女子哭了，喊妈妈的声音却略带稚嫩，这似乎提醒了司空炬什么，他用笔在活页夹上写下了“少女期”几个字。

“妈妈是什么样子的，很年轻吗？”

“年轻。大波浪……很漂亮……”女子开始猛烈地扭动起来，大口喘气，似乎在睡梦中跟人厮打着，“妈妈不见了……河里有东西……”

“河里是妈妈吗？”

“妈妈不见了，河里是个男人……有……胡子……”女子喘不过气来，在床上挣扎着，发出“嗯……嗯……”的声音，似乎被人掐住了脖子。能够自动感应，随人体姿势调节的躺椅，此时也不知所措，倾斜的靠背时而上、时而下，缓慢地移动着。

“还看到了什么吗？”

女子不回答，只是挣扎着。司空炬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，连忙说道：“你掉转头，往回走。”

“回到大厅，再顺着扶梯走上二楼。”

“你推开门，回到躺椅上。我数到一，你就会醒来。”

“三——二——”司空炬一拍手掌，“一。”

女子停止了扭动。司空炬站起来，伸手拍拍她的肩，想让她醒来，却看到两行泪从女子的眼角淌了出来，顺着脸颊，滴在北极熊的厚皮上。他重新坐下，说道：“现在，你可以睡了。你会睡上一个很好的觉。当你醒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精力充沛，有勇气去迎接新的一天。”

司空炬将本来已经很微弱的灯光调得更暗了些，走到隔壁房间，对将近一个